

經部

詩緝卷十九

宋 嚴粲 撰

鴻鴈之什　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勞來還音澇賚旋○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至于矜寡矜音鰥無不得其所焉

此詩流民所作述使臣之勤勞能布宣其上之德意

也美使臣所以美宣王也王者事業以民為本可以見興復之規模矣

鴻鴈于飛傳曰大曰鴻小曰鴈○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喻小大皆離散肅肅其羽傳曰肅肅羽聲也○陳氏曰其羽急疾○今曰小星肅肅宵征毛以為疾貌則此亦為羽聲之疾也之子于征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劬勞于野劬音衢○傳曰劬勞病苦也爰及矜人矜如字○箋曰及此可憐之人哀此鰥寡

興也言大鴻小鴈之飛轉從無定居其羽聲肅肅然急疾如厲王之後民無小大皆奔散也鳥棲皆有常

處唯鴻鴈春北而秋南故以喻民之不安其居宣王於是遣使廵行而安集之之子使臣奉命征行病苦于野不敢安寧矜邮之澤及此可憐之人而尤哀念於鰥寡以離散之民皆可念而其中有鰥寡者尤可念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曰中澤澤中也○箋曰猶民見還定安集○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所之子于垣音袁○疏曰垣牆也百堵皆作堵音睹○傳曰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疏釋傳曰五版為堵謂累五

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箋曰春秋傳云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疏釋箋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謂接五堵成一雉何休取韓詩傳以版長八尺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朱氏曰究終也

鴻鴈集于澤中喻還定之後民有居止之安也使臣所至使民築其垣牆爲安處之計百堵同時而起且勸勉之曰汝今雖劬勞其終有安居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音遨○釋文曰嗸嗸聲也○曹氏曰民初得其所歸皆嗸嗸然赴訴於使者維此哲人曹氏曰民稱使者爲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

宣驕傳曰宣示也○今曰猶宣渫之宣

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嗸嗸然哀鳴赴訴於使臣使臣能撫恤賑濟之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使彼愚人為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此云者指見在之人彼云者設言其人耳曾氏曰見宣王選任之明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音療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音斟○釋文曰箴諫誨之辭○疏曰若病之須箴

○解順新語曰箴猶鍼砭鍼音箴砭陂驗反○董氏曰傳云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恒況遠反與嚇兮咺兮同音

美其勤也慮其勤之易怠故從而箴之

夜如何其音基○釋文曰其辭也夜未央說文曰央中央也庭燎之光傳曰庭燎大燭也○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並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君子

至止傳曰君子謂諸侯也鸞聲將將音蹌○曹氏曰將將聲之大

玉藻云朝辯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宣王中夜而起失於太早詩人設為問荅之辭曰今夜已如何乎乃夜未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侯皆來朝聞其鸞聲之大將將然蓋來者多而其聲揚也然未辯色則未可以入是太早也所以箴之○舊說相承以夜如何其為宣王問夜今不從

夜如何其夜未艾毛音礙鄭音刈○王氏曰未艾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昭元年泰后子

云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云絶也則艾為盡意庭燎晰晰音制○傳曰晰晰明也○朱氏曰小明也君子至止鸞聲噦噦音誨翽翽音同○傳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曹氏曰噦噦聲之微自夜未半而庭燎已光諸侯先至者待之久矣既而至於夜未盡庭燎晰晰然其光漸小諸侯之繼至者其鸞聲之微噦噦然蓋來者稀而其聲殺也亦箴其早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鄉音嚮庭燎有煇音暉○朱氏曰有煇天明而光散也○今曰易未濟卦其暉吉也程傳云暉光之散也暉煇義同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則庭燎光散諸侯之後至者可見其旂於是辨色而始入乃朝之時也何必太早乎○舊說皆謂自未央而未艾自未艾而鄉晨為始勤終怠之意如是則此詩作於宣王怠政之日而追述其前時之勤耳是刺而非美矣所謂因以箴之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謂美其武功之方盛而因戒其後之不可以黷武庭燎亦美宣王之勤政而箴其勤之大過耳過於勤則不可以常而其終之怠固勢所必至然

此詩則未及言怠政之事朝辯色而入末章夜鄉晨正視朝之時不為怠也此詩乃宣王銳意求治之初其後晏起至煩賢后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此時也詩記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沔音免規宣王也箋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云近臣盡規○疏曰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正物之器不獨規獨言規者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

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

沔彼流水傳曰沔水流滿也朝宗于海朝音潮○箋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疏曰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鴥彼飛隼鴥音聿隼音筍○晨風傳曰鴥疾飛貌○隼鷂見采芑載飛載止箋曰載之言則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箋曰莫無也誰無父母

興也杜詩云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與此詩意同彼沔然而滿之流水必入於海有朝宗之義喻諸侯雖彊大必朝宗於天子此理之常也其叛服不常如

鴥然疾飛之隼或飛或止者必有其故矣含蓄而未言也兄弟指所親邦人指衆人諸友指所厚言兄弟邦人諸友則親疎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中矣嗟我親疎厚薄之人無肯思亂者皆願平治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商○傳曰湯湯放縱無所入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迹○釋文迹亦作蹟蹟足跡也○傳曰不蹟不循道也○今曰不由故迹謂

越也

常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弭音敉○傳曰弭止也

水滿而湯湯然猶書湯湯洪水方割喻諸侯彊大而放恣也隼載飛載揚猶諸侯飛揚而不朝事者故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我坐不能安則起則行此心之憂不可止而忘之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箋曰率循也民之訛言箋曰訛偽也寧莫之懲傳曰懲止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

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言率彼中陵喻諸侯循道而來朝者飛止者已無固志飛揚者未有回心率彼者蓋僅有之所當綏懷以勸來者今民之訛言復欲中以飛語而使之不自安豈可不懲止之乎聞來朝之諸侯相與語曰吾輩事王室非不敬矣而讒言方興將如之何是其心亦懷疑懼將不來矣宜王不可不察也諸侯之叛在讒言耳首章之含蓄次章之憂危至末章結句始發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歟

此詩説者多異毛鄭在衆説之先皆謂興求賢必有師承當從之

鶴鳴于九臯傳曰臯澤也○箋曰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聲聞于野聞音問○今曰他人聞知其聲之聞從平聲凡聲聞於人之聞從去聲○傳曰言身隱而名著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疏曰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樂彼之園樂音洛爰有樹檀疏曰檀善樹也○解見將仲子其下維蘀音托○蘀落葉

也解見蘀兮○箋曰它山之石它音拖可以為錯七落反○傳曰猶尚賢而下小人

錯石也可以琢玉○今曰揚子不謂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

興也鶴鳴于九臯深遠之地其聲聞于外方之野喻賢者身隱名顯也魚或在於深淵或見於淺渚喻賢者去就不常也身隱名顯則難進去就不常則易退皆視人主意嚮何如耳故用捨不可以不審猶彼園之可樂者以上有善木之檀其下則有落葉喻朝廷之上當上賢而下不肖也既得賢者則可以磨礱君

德如它山之石可以為琢玉之錯石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而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橫逆既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禮義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李氏曰漢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音谷釋文曰穀從木非從禾也○曰穀楮也今楮皮也○傳曰穀惡木也○疏曰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並生是也今江南人

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傳曰攻錯也○今曰謂錯治之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音畿甫刺宣王也疏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

祈父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釋文曰封圻當作畿字古作祈圻畿同字得通故此作祈尚

書作圻○李氏曰左傳襄十六年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圻字昭十二年子華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預注云祈父周司馬祈字作詩之祈招音韶○疏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

予王之爪牙 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自喻也

胡轉予于恤 箋曰轉移也○傳曰恤憂也 靡所止居

宣王以宿衛之士從軍宿衛之士不敢斥宣王以司馬掌征伐呼其官而責之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謂使之從軍在外無定居也軍心之怨如此其

敗宜矣○此詩作於未敗之前故但言靡所止居有母尸饔也變雅諷刺其上庶其覺悟使宣王開而改圖未必有千畝之敗也箋曰司馬之屬有司右主勇力之士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爪牙之士○疏曰司右止言勇力屬馬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

祈父予王之爪士李氏曰爪牙之士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音止○傳曰底至也

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祈父亶不聰傳曰亶誠也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音邕○傳曰尸陳也熟食曰饔○長樂劉氏曰尸主也

言有母見無父矣猶頴考叔所謂小人有母也祈父誠不聰何為移我於憂恤我有母在當主為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詩記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

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大徇於軍曰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之子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勾踐尚能辨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於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闕大體詩人已為宣王惜之蓋見幾也

皎皎白駒皎音皦○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食我場苗場圃場見七月○疏曰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言食苗藿則夏時矣縶之維之縶音執○傳曰縶絆也維繫也絆音半○疏曰僖二十八年左傳云韅靷鞅靽杜預注云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絆則縶之謂絆其足釋文曰縶足曰絆維之謂縶靷也韅靷鞅靽音憲引養半以永今朝山有樞傳曰永引也○今曰引猶款也所謂伊人朱氏兼葭解曰伊人猶言彼人也於焉逍遙馬如字○箋曰逍遙遊息也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同朝之大夫惜其去而思之言此皎皎然之白駒若來至我

居我則捐圃中之菜苗以食之而無所愛不止於青芻也又縶絆其馬之足維縶其馬䩭之靷惟恐其去而不留猶投轄於井之意也以延引今朝謂賢者縱不能久留且得款曲今日亦足矣此皆欲見之而不可得之辭故想像其人而言曰所謂彼人者願其來此逍遥也蓋賢者去之國人思望之意也○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即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

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茹之類○舊説以伊人逍遥為賢者實來訪於已非也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覿面之稱也唐有杕之杜刺不能求賢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丘中有麻言賢人放逐曰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皆望其來而不可得之辭與此詩之意一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霍○曰藿豆葉也用以飼羮解見小宛縶之維之以

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願其來此為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音秘○程子曰賁然光彩○疏曰思助語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遁音鈍字亦作遯○今曰易遯卦遯㫬身退隱之謂也

言願此賢者來訪於已賁然若有榮耀焉亦望之之辭也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

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故曰謹爾優游勉爾遁思於此深寓愛賢之意而又以見賢者無入不自得不以得喪嬰其心也○舊說爾公爾侯為責公侯與下文爾字不歸一今以四爾字皆指賢者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今曰空谷言寂寥無人之所也生芻一束芻音初○釋文曰芻刈草也俗作蒭今曰生芻新刈之草所謂青芻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毋音無而有遐心

言賢者遠遯在於無人之空谷所謂寬閑之野寂寞

之濱也處困窮而享淡薄其飼馬以新刈生草一束而已無穀以秣之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彼去而已留望其音問不相絶曰無自貴重其音聲如金玉然不以遺我而有遠棄我之心也上三章猶望賢者來訪於已末章言賢者晦迹巖谷不可復望其來見止望其寄聲耳極稱其美而為拳拳思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為愛客之厚此詩則以生

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李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𩕄逢一豆𩕄音閑又音莧牛馬食餘草節也皆因馬以見人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毛鄭以為室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為賢者不得志而去不若朱氏以為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收恤諸家以無啄我粟為此邦之言不我肯穀復我邦族

為去者之言文意斷續朱氏以為皆去者之言朱義為長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疏曰穀木也啄音卓○解見鶴鳴○傳曰穀善也○今曰書既富方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曰言辭也

興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無可告語者唯黃鳥可愛平時飛鳴往來於此故於其將去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我之粟矣蓋此邦之人不

肯以善道待我我亦不久於此將旋歸復反我邦之宗族矣與黄鳥告别之辭也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告别惟黄鳥之意也

○舊説以黄鳥集穀啄粟喻侵迫黄鳥鶯也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為侵害於人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不可與明言以横逆加巳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音許○曰栩柞也櫟也杼也解見唐鴇羽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音杵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婚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朱氏曰使民如此異於還定安集之時也

周之盛時以睦婣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芾音沸樗音樞○蔽芾解見甘棠○傳曰樗惡木也○疏曰七月云采荼薪樗樗唯取薪薪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材之木也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卷音權 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許六反○傳曰畜養也○今曰邶谷風不我能慉字異音義同 復我邦家

我從本國而來經行於野見有惡木之樗野中自生非藉人力種植而其枝葉蔽芾然茂盛我猶得休息於其下我以爾是昏姻親戚之故素有恩義交結非野樗之比也今來就爾居爾乃不我養是無恩之甚

惡木之不如也爾既不我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訣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蓄○傳曰蓫惡菜也○箋曰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蘈徒雷反○陸璣曰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葉長赤鬻為茹滑美也鬻煑同○王氏曰蓫惡卉也可以治疾○曹氏曰蓫葍皆野生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蓫惡菜野生不待栽培猶可治疾我與爾為昏姻有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也我歸則復其舊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傳曰葍惡菜也○箋曰葍葍也葍音富○陸璣曰河內謂之

蓘幽州謂之當燕一名藚其根正白宜着熱灰中温噉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禦饑或云其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蓘音衮藚音續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蘇氏曰特匹也○今曰新特謂新親也成不以富蘇氏曰依論語成當作誠亦祇以異祇音支○傳曰祇適也○今曰朱氏論語解云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為異也

葍亦惡菜野生猶可禦饑新舊親姻一也今乃棄我之舊姻而求爾之新親責其薄也爾之不我恤但鄙吝耳此何能以致富適足為異耳親義相賙人道之常爾獨不然是可怪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曰考成也○疏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詩記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 疏曰斯此也漸卦注云干謂大水之傍○今曰秩秩整齊貌

幽幽南山 傳曰

幽幽深遠也○長樂劉氏曰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考見秦風終南如竹苞矣苞叢生也解見生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好去聲○箋無相猶民曰式用也

矣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

鎬京臨大水對終南故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西京賦言長安於前

則終南太一猶此詩言幽幽南山於後則據渭踞涇猶此詩言秩秩斯干西京賦祖述斯干也鎬在上林苑中此所言干謂大水之傍必鎬水也舊說宣王作室於山澗之間釋文云澗山夾水也亦溝澗然則澗是水之小者稱美天子之宮室必舉山水之大者言之無由舉小澗為發端之辭

似續妣祖妣音匕○傳曰似嗣也○箋曰妣先妣姜嫄也○曹氏曰祖豈后稷歟築室百堵解見鴻鴈西南其戶傳曰西鄉戶南鄉戶也○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

西戶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箋曰爰於也

美作室而言嗣續妣祖者蓋厲王之亂百度廢墜宮室亦壞宣王既以中興王業乃築宮室以復舊觀足以見中興之盛故曰嗣續妣祖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百堵言廣且多也或西鄉其戶或南鄉其戶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傳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蘇氏曰上下相承也椓之橐橐椓音卓橐音托○疏曰椓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風雨攸除音筯○朱氏曰除亦去也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音吁○傳曰芋大也

此章言牆垣之固也築牆之時以繩約束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即所謂縮板以載也以杵築椓之其聲橐橐然羣寢既成上下四旁牢密則風雨不能凌暴鳥鼠不能穿穴皆除去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曹氏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

如跂斯翼跂音起韻又音棄○釋文曰跂脚跟不著地跟音根○傳曰如人之跟竦翼耳○疏曰竦此臂翼然○今曰如論語翼如也之翼人舉踵則竦臂翼然如鳥舒翼也如矢斯棘歐陽氏曰棘急

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如鳥斯革歐陽氏曰革變也如翬斯飛翬音輝○箋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呂氏曰覆以瓦而加丹臒有文采而勢騫舉也君子攸躋傳曰躋升也

此章言其堂也其上下嚴正如人跂足直立則聳臂翼如也其四隅如矢行棘急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雉翬之飛也君子升之以視朝焉言其堂故曰升

殖殖其庭殖音植○傳曰殖殖平正也○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有覺其楹傳曰覺高

大也○箋曰直也○疏曰楹柱也　噲噲其正　噲音快正音政○箋曰噲噲猶快快也○疏曰寬明快快然○吕氏曰正謂正寢　噦噦其冥　噦音誨○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吕氏曰冥謂室之奥窔也窔音要　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其宮寢之前庭殖殖然平正也其楹柱覺然高大也其正寢噲噲然明快也其室之冥奥噦噦然深廣也君子居之而安寧謂燕息優游也言其室故曰寧　李氏曰東坡之詩云書窻明快夜堂深

下莞上簟　莞音官○箋曰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釋文曰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

小蒲而實非也○釋草曰莞苻蘺其上蒚○疏曰郭璞云莞蒲一草之名蒲麗莞細司几筵有莞筵蒲筵麄者在下美者在上也莞細而用小蒲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乃安斯寢乃寢乃興箋曰興夙興也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音碑○疏曰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黃白色○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憨音蚶○陸璣曰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麄理不如熊白美也維虺維蛇虺音毀○曰虺蝮也蝮音福○釋魚曰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博厄反○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山陰陸氏曰虺狀似蛇而小為虺弗摧為蛇奈何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烈者也一曰蝮與

虺異螫

音釋

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如今落成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之辭曰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聞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人占之王氏曰當時在位之大人○曹氏曰大人則非占夢之官蓋當時之所尊信也若晉平公夢黄熊入寢門而問諸子產晉文公夢與楚子搏而問諸子犯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

虺維蛇女子之祥

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猛獸為男之祥虺蛇陰類為女之祥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然皆設為禱辭耳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箋曰尊之也載衣之裳衣去聲○傳曰裳下之飾也載弄之璋音章○傳曰半珪曰璋臣之職也其泣喤喤音橫○疏曰喤喤聲大也○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食音嗣○今曰東坡賀人生子詩

云試教啼看定何如令人以兒初生啼聲長而大為福壽朱芾解見采芑。

朱芾斯皇芾音弗○赤芾詳解見曹侯人箋曰皇猶煌煌也室家君王

古者男女初生即表異之男則寢之牀尊之也衣之下飾之裳臣道也弄之璋玉以他日行禮之事也皆表異其為男子也其泣聲喤喤然大福壽之證皆將服朱芾煌煌然而鮮明有室有家為諸侯為天子矣○今考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云圭鋭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然則圭之首鋭璋則圭體

之半也一圭中分則為二璋也瓚有圭瓚璋瓚瓚勺也以圭璋為瓚之柄以祼於宗廟也有璋玉有璋瓚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為瑞璋瓚以祼宗廟毛以棫樸奉璋為璋玉顧命太保秉璋以酢是人臣行禮奉璋玉之事也鄭以棫樸奉璋為璋瓚郊特牲灌以圭璋是璋瓚亦名璋也此生男弄璋必不用祭器之璋瓚當止是璋玉也孔氏引奉璋以證臣職而毛鄭於彼注其說不同故辯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箋曰卑之也]載衣之裼[音替○傳曰裼褓也○疏曰縛兒被也○蘇氏曰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載弄之瓦[傳曰瓦紡塼也]無非無儀[箋曰儀善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曰罹憂也]

寢之地以卑之衣之裼褓以賤之弄之紡塼以習其所有事皆表異其為女子也婦人之事無非可議無善可稱惟議酒食耳無遺父母之憂罹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箋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陳氏曰牧者牧養畜牲之牢畜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詩人於其牧成而考之作為禱頌之辭○疏曰周官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為美也

箋疏所引牧人謂牧人之官也詩所言牧人何簑笠薪蒸者謂牧養牛羊者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閏之平○傳曰黄牛黑脣曰犉爾羊來思今曰來謂來入於牢如言牛羊下來也○李氏曰思辭也其角濈

濈聱之入○傳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為聚而不相觸也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傳曰呞而動其耳濕濕然呞音癡○郭璞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山陰陸氏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善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宣王初承厲王之後六畜衰耗人皆言其無牛羊矣及宣王修復牧事牛羊蕃息於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言何人謂爾宣王無羊乎每三百為一羣不知幾羣也何人謂爾宣王無牛乎有九十皆犉者其他色不可盡數也矜詑其新有故拒前言無者以解其

㘞也爾羊自外而來歸於牢則聚其角濈濈然不相
觸也爾牛自外而來歸於牢則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牛耳潤澤則無病也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濈
濈牛不歸而息亦不見其呞言來皆所以見牢之成
也故首章及之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曰訛動也 爾牧來思何蓑
何笠何河之上濁○傳曰何揭也揭音竭其謁反 或負其餱音侯○餱乾食也解見公劉
三十維物蘇氏曰物類也○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疏曰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

色别異者爾牲則具疏曰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汝之祭索則有之各三十也

此章亦述牛羊來歸之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息或訛動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牧人來歸何蓑笠以禦暑雨或齎其乾食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息其牲有餘備每色之物皆有三十則祭祀隨索而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箋曰麤曰薪細曰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傳曰言堅强也不騫不崩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王氏曰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

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麾之以肱傳曰肱臂也畢來既升

牧人晝日閒暇則於牧地采薪蒸暮則以來之歸又辨其畜之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歸其堅强矜矜兢兢然也不騫虧不羣疾又不待箠楚驅之但麾之以臂皆來升入於牢言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旐解見出車旟解見鄘干旄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傳曰溱溱衆也

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為牧人之夢非牧人實有是夢也魚麗為萬物盛多之象故為豐年旐旟所以聚衆故為人民蕃庶皆設辭以伸頌禱耳箋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於王非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卷二十一至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汪元亮

詩緝卷二十

宋 嚴粲 撰

節南山之什 小雅

釋文曰從此至何草不黄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

節南山

節如字又音截○詩記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正名節也

家父刺幽王也

父音甫○箋曰家父字周大夫也○疏曰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

幽王宮湦宣王子○項氏曰幽王時為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為卿士而貪殘擅政為大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維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臣也

節南山刺師尹所為不平專援引小人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節彼南山傳曰節高峻貌○曰維南山也考見泰風終南維石巖巖傳曰巖巖積石貌

赫赫師尹傳曰赫赫顯盛貌尹氏為大師大音泰○李氏曰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尹氏立

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民具爾瞻傳曰具俱也瞻視也憂心如惔音談又音炎○傳曰惔燔也○王氏曰內熱之謂也不敢戲談國既卒斬卒子律反○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絶也何用不監平聲○箋曰監察也

首章言師尹失民望也興也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言節然高峻之終南山其積石巖巖然為國之望猶赫赫然顯盛者是大師尹氏民俱瞻仰之也職位之重如此宜有以副天下之望今民見其所為皆憂心內熱如火之惔燔至不敢戲言懼其以疑似

而加誹謗之罪也是時周雖未亡而終歸於亡矣王何不察也○常武王謂尹氏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宣王時尹氏為内史幽王時為大師者非子則孫耳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伊○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傳曰伊長也○疏曰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為長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薦音荐瘥音醝才何反讀作切磋之音者非○傳曰薦重也瘥病也○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喪亂弘多傳曰弘大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

次章言師尹之病在於不平也山之髙峻其氣平均如一則草木之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然而長今汝師尹其勢非不赫赫然顯盛其如不平何謂其職位如山之髙峻而不能如山之生物均平也由汝所為不平故天方降此荐至之病死喪禍亂甚大而且多是天怒也方者言方來未已也民無善言惟聞怨讟是人怨也此可憯痛而不懲創嗟閔無改悔之意也○禮言冢宰均邦國書言冢宰均四海大臣之事唯在

均平公溥也此詩原幽王之辭由於師尹究師尹之惡在於不平而已下言秉國之均昊天不傭式夷式巳君子如夷既夷既懌昊天不平皆此意也

尹氏大師 大音泰 維周之氐 音抵○傳曰氐本也○解頤新語曰爾雅云氐星名天根也說者謂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字不必作柢 秉國之均 傳曰均平也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音皮○箋曰毗輔也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 弔如字○朱氏曰弔愍也○李氏曰此所謂不弔昊天正如書所謂不弔左氏傳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遂引此詩弗弔昊天之言為證襄十三年吳侵楚喪君子以吳為不弔亦引此章不

弔昊天杜氏注云不為昊天所恤則不弔為不恤明甚不宜空我師空音控○朱氏曰不宜久在曠我大師之官

三章言大師重任惟在均平尹氏不平不稱其任也尹氏為大師國之安危所基是周之根本也爾秉持國之均平不宜有所偏私能均平則外以維持四方内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惑矣今師尹所為不平民無所赴愬唯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大師之官也非其人而處其位與無人同故謂

之空東萊書說云非無其人之謂曠而非其人之為曠也

弗躬弗親釋文曰弗不也庶民弗信弗問弗仕今曰仕謂官使之也下文有膴仕一章二仕字當歸一勿罔君子釋文曰勿莫也式夷式已式微箋曰式發聲也○傳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今曰論語三已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亊則已之無小人殆傳曰殆危也○今曰論語佞人殆瑣瑣姻亞傳曰瑣瑣小貌○釋親曰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兩壻相謂為亞○劉熙釋名曰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則無膴仕膴音武○傳曰膴厚也

四章言師尹之不平在於遠君子而任小人也師尹

於政事不躬為之不親臨之而信任非人庶民不信之也此由所見之偏謂君子徒有虛名而無實用也然君子豈真不可用哉特不用之耳既不詢問之不官使之勿誣罔君子以為不可用也小人豈真可用哉聽之則其言若可喜而用之則必敗迺事當平其心勿偏信之察知其姦則廢退之無信用小人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然么麽之姻亞無以親暱而厚任用置之大位也大臣官使人材當昭布公道乃於

君子則弗仕唯姻亞則膴仕所謂不平也都人士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氏以為尹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然則此尹氏憑藉昏連王室以處大位如後世外戚擅權者瑣瑣姻亞則其所引親黨也○舊說以君子指王非也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君子所見者遠若迂濶若遲鈍世每訕笑之以為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每甘心焉不知小人

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為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瞭然權姦欲擯斥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唯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載一揆也

昊天不傭（音衡○傳曰傭均也○今考字一音容傭僓也此讀作容音非）降此鞠訩（音菊凶○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今曰釋文云訩訟也衆語也衆語訩訩亂之象也項籍傳天下匈匈師古云讙擾之意匈匈即訩也）昊天不惠（今曰惠愛也惟天惠民今不惠也）降此大戾（音麗○箋曰戾乖也）君子如屆（音戒○今曰君子即上文君子也○箋曰屆至也）俾民心闋（苦穴

反○傳曰闋息也　君子如夷箋曰夷平也　惡怒是違蘇氏曰違遠也

五章言唯用君子可以已亂也民罹師尹之害而歸之於天曰昊天不傭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惠愛而降此大乖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所以救此禍者唯在用君子而已幽王信用小人故君子去之君子若至則民心自息矣君子若平夷其心則民心之惡怒皆遠矣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所爲必平夷刺師尹不平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
○傳曰病酒曰酲○今曰猶黍離言中心如醉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六章憂亂也呼天而告曰不見愍弔乎昊天也亂未有所定日月愈生亂益甚也使民不得安寧我憂心如病酒而不醒矣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可變人主所操執天下所遵守者今誰秉持之乎師尹實秉持之而乃不自為政信任姻亞羣小用事終勞苦我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蹙音足騁音逞○箋曰蹙蹙縮小之貌

七章思避亂也家父知禍亂之將作思欲駕此四牡而去之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我視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人詩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也彼特為一身言之此則為天下國家言之也

方茂爾惡朱氏曰茂盛也相爾矛矣相去聲○箋曰相相視也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矣醻音雠韻亦作酬

八章言小人情狀也小人方茂其惡謂盛怒之時則相視其矛戟如欲持之以相殺傷此由不能平其心也若能夷平悅懌則同僚相與歡然如賓主之相醻酢何至相疾如仇雠哉○此詩式夷式已君子如夷皆言君子則既夷既懌亦規之以善也舊說夷懌為小人喜怒不常令不從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九章十章推原亂本在於王心也師尹不平而歸之於天言天實為此不平者謂天生小人也即上章所謂昊天不傭也天下不寧而歸之於王言王實為此不寧者謂王任小人也即上章所謂俾民不寧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之蔽惑今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從諫改過也○不懲其心即下章式訛爾心承我王言之指王心也舊說不懲其心指

尹氏式訛爾心乃指王今以為皆指王

家父作誦今曰誦歌誦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聽輿人之誦注聽其歌誦以究王訩箋曰究窮式訛爾心箋曰訛化也以畜萬邦畜許六反○箋曰畜養也

家父自顯其字云已作此歌誦以窮究王致訩亂之由乃是王心之未回王庶幾改化其心以養萬邦謂心一悔悟則本原既正而萬物皆理矣師尹安得容其姦乎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既作詩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李氏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知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詩記曰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項氏曰正月將亂之時君子憂之雨無正既亂之後君子去之

正月憂亂之作也

正月繁霜傳曰正月夏之四月○解頤新語曰或疑四月不應有霜考之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栗麥我心憂傷民之訛言箋曰訛偽也○詩記

曰凡譸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亦孔之將傳曰將大也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王氏曰京京大也　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癙音鼠痒音羊○吕氏曰癙憂幽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長樂劉氏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内人所不知也○傳曰痒病也

正月建巳純乾用事正陽之月也當長養之時乃有繁多之霜肅殺之氣災變甚異我心覩此已憂傷矣民又出訛僞之言所言甚大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而君臣上下安其危而利其菑曾不覺悟念我孤特一人為王憂之京京然其憂甚大謂憂國將

亡而非一己之私憂也哀哉我小心畏謹幽憂而至於痒病也已獨憂之而衆皆不察故謂之幽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傳曰瘉病也不自我先蘇氏曰不自從也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音酉○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今曰與巧言出自口矣同意憂心愈愈蘇氏曰愈愈益甚之意是以有侮

人窮則呼父母言父母生我何為使我瘉病乎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生之不幸也好言謂說好莠言謂說惡訛言之人好惡惟其口之所

出本非由中之言無真實也我見其變亂是非將有

禍敗憂心愈愈然益甚而小人反見侮謂我為張皇

過慮也

憂心惸惸音瓊○王氏曰惸惸獨也念我無祿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今曰左傳無祿獻公即世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并音併○朱氏曰并俱也箕子云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今曰即上文無祿之祿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

惸惸然獨憂念我之無福也遭國將亡民之無罪辜

者皆將見虜以為臣僕矣哀我今之人將復於何所而獲福乎瞻視烏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喻民將歸於誰君乎鄭林宗曰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瞻彼中林傳曰中林林中也　侯薪侯蒸箋曰侯維也○薪蒸觧見無羊○蘇氏曰其殘之也甚矣大家世族散為皁隸亦猶是也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蒙○釋訓曰夢夢亂也○錢氏曰無聞知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鄭如字毛音升　有皇上帝朱氏曰皇天也　伊誰云憎

興也林以竹木叢聚得名宜有喬木今斧斤伐之所存唯薪蒸喻虐政所殘其民凋弊也方民之危殆無所赴訴視天若夢夢然罔聞知此特天之未定耳少焉天定則福善禍滛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惟皇上帝所憎者誰歟天之所以為大非有所憎其為天所勝者皆人自取禍耳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訊音信○傳曰訊問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則高矣而或謂山爲卑然有爲山脊之岡者有爲大阜之陵者而謂之卑可乎喻小人訛言變亂是非以賢爲否如此而王曽不懲止之乃召彼宿舊元老但問之占夢之事其所問不急也李義山詩云可憐夜半虚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也君臣迷甚皆自謂聖如烏烏之雌雄無以相别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别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别○詩記曰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

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傳曰局曲也○疏曰曲身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傳曰蹐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維號斯言號音豪○釋文曰號大呼也有倫有脊傳曰倫道脊理也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音毀亦解見斯干○今考蜥蜴上音析下音亦陸於此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以蜴為蜥也誤矣○釋魚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蠑音榮螈音元蝘音演蜓音殄○釋曰說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方朔云非守宮則蜥蜴案此諸文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

在壁者名蝘蜓守宮也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擣萬杵以㸃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號守宮

人謂天為髙而我不敢不曲身傴僂而行懼壓也人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行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我大呼而出此言人孰不疑其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葢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故言可哀今之人何故為虺蜴之行務欲傷害人乎詩記曰家語云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

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田阪音反○箋曰阪田崎嶇墝埆之處有菀其特菀音鬱○小弁疏曰菀茂也○釋文曰特獨也天之扤我扤音兀○傳曰扤動也如不我克箋曰克勝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釋文曰仇仇猶讎也亦不我力朱氏曰力猶用力也

視彼險阪瘦薄之田而有鬱然特盛之苗天又為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猶昏亂之朝君子孤立而

小人多方以攻之也小人初用事則以賢者有譽望而援引之以美觀聽所謂求我以為法徒好名耳非真有任賢之心也其始求我唯恐不得既而議論不合則空執留之視為仇讐不用力於我矣知賢當力薦之既用當力主之庶賢者得展所藴今不我力則貌敬而情疎賢者之迹不安矣安能當羣小之攻乎重言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枘鑿不相入薰猶不同器也鄭氏云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

實是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疏曰結纏結也今茲之正王氏曰邪正之正胡然厲矣李氏曰厲危也燎之方揚燎音療○箋曰火田為燎寧或滅之赫赫宗周傳曰宗周鎬京也襃姒烕之襃保之平姒音似烕音血○傳曰襃國也姒姓也烕滅也

我心之憂如有纏結之者其憂不可解也所憂者以今之正道何其危也邪道勝則正者危君子不安也火之燎於原其勢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今赫赫然昌盛之宗周襃姒乃以一婦人而滅之是可傷也時未

滅而知其必滅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羣之上濁。傳曰窘困也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　載輸爾載箋曰輸隳也隳音麾　將伯助予將音鏘。傳曰將請也伯長也

周之將亡如火之將滅矣我永思其終又如行道之遇陰雨其車既重載乃棄其車輔如此則必陷於泥濘隳敗其車中之所載然後請長者助我已不及事

矣喻平時棄賢不用國危而後求賢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員音云輻音福○傳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釋文曰輔輮也輮音老○令曰冬官輪人云輻也者以為直指也）屢顧爾僕（箋曰屢數也僕將車者也）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喻王勿棄其車輔以益其輻又頻顧視將車之僕戒勑之庶幾不隳敗爾之所載奈何終踰絕險之地曾不以為意而覆敗必矣

魚在于沼（傳曰沼池也）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

○箋曰炤炤易見也憂心慘慘騷之上○傳曰慘慘猶戚戚也念國之為虐

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於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子立於衰亂之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唯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詩記曰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戚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大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馬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比音備○傳曰洽合也○疏曰比親比也昏姻孔云昏姻解見節南山○王氏曰云稱説其善也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傳曰慇慇然痛也

彼小人也小人有旨酒嘉殽以和洽親比其鄰里親戚昏姻其言云云甚稱譽之而我孤獨自傷憂心慇慇然痛者哀小人之樂其憂也李氏曰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

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子母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佌佌彼有屋佌音此○傳曰佌佌小也蔌蔌方有穀蔌音速○傳曰蔌蔌陋也○錢氏曰佌佌屋之小也錢氏曰蔌蔌穀之小也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夭平聲椓音卓○朱氏曰椓害也哿矣富人哿歌之上○傳曰哿可也哀此惸獨

厲王之亂民之室廬蓄積蕩然矣宣王勞來還定於是彼有佌佌然之小屋方有蔌蔌然之少穀正望繼其後者愛養培植之今乃不幸又逢幽王之亂是天

為天孽以椓害之也富人猶可憐獨可哀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此言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疏曰毛以為刺幽王鄭以為刺厲王毛公大儒明於訓詁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弟改為幽王○李氏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當為刺厲王之詩蓋以此篇之中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維司徒故以此為厲王之詩蘇氏以為不然鄭桓公在幽王時與番維司徒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當從此說觀鄭氏以詩所言褒氏與番維司徒為厲王之詩其下雨無正小旻小宛亦以為厲王其意以謂四序皆言

大夫疑是一人之作其說未之敢信也

十月之交刺用七子以致災變也

十月之交曰十月建亥之月也○蘇氏曰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傳曰交日月之交會○疏曰謂朔日也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疏曰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歷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竒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

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歐陽氏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十月之交於歷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明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先儒又謂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戎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李氏曰唐書志云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亦孔之醜 傳曰醜惡也

彼月而微 箋曰微不明也

此日而微 朱氏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

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首章言日食之變也十月建亥日月交會當月之朔其日辛卯日為之食以純陰之月而日復為月所掩見陰壯之盛此其為變亦甚醜惡矣盍彼月食而不明未為醜此日食而不明則為醜也傷敗將至災異先出故此下民將罹其禍而可哀也○鄭氏以十月為周正乃夏之八月詩皆夏正獨以此為周正可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夏正之明證也況此十月日食

在幽王之六年鄭氏失考耳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曰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朱氏曰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氏曰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

次章言天災人禍相會也日月告以凶證而不由其道謂月揜日也四方無政事而不用其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為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郭林宗所謂夜觀乾象晝察人事

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於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為變然以陽侵陰猶為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爗爗震電爗音葉○傳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去聲○朱氏曰令善也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災異之甚百川沸騰傳曰沸出也騰乘也山冢崒崩崒徂恤反濁音也讀作遂之入次清音非○傳曰山頂曰冢○箋曰崒者崔嵬○釋曰山巔之末其峰巉巖○今曰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卒與崒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

三章言日食之後災異荐至也雷電爗爗然者常也而十月見之則不安不善是天道乖矣百川之水皆沸溢而相乘山頂崒然崔嵬者又皆崩落高岸陷為深谷深谷出為高陵又皆於十月見之是地道亂矣變異荐臻哀哉今幽王君臣何為處可痛而莫懲創也

皇父卿士父音甫○箋曰皇父字也○今曰皇父家伯仲允三人皆不著其姓也葢其妻黨隱三年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注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番維司徒箋曰番氏也家伯

維宰箋曰家伯字也宰冢宰也仲允膳夫箋曰仲允字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聚子內史聚音鄒○箋曰聚氏也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蹶維趣馬蹶音鱖趣蒭之上○箋曰蹶氏也○今曰夏官趣馬下士注云趣養馬者也楀維師氏楀音矩○箋曰楀氏也師氏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豔妻煽方處豔音焰煽音扇處音杵○傳曰豔妻褒姒也美色曰豔煽熾也

四章言致災由任羣小也故歷數其人有字皇父者為卿士而執政番氏為司徒字家伯者為冢宰字仲允者為膳夫聚氏子為內史蹶氏為趣馬楀氏為師

氏此七子者以豔妻褒姒其勢熾盛之時依附以進身方處勢位未有轉動則災異無消去之理矣羣小根據必有内寵主之所以難去也

抑此皇父朱氏曰抑發語辭　抑豈曰不時陳氏曰不問其非時胡為我作朱氏曰作動也不即我謀朱氏曰即就也徹我牆屋田卒汙萊音烏來○朱氏曰卒盡也○傳曰下則汙高則萊○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云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内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時先毁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告之曰予不戕今曰爿傍從斤者音鏘方銎斧也此爿傍從戈者音牆殺也殘也銎音芎禮則然

矣

五章六章專言皇父首惡也用民之力當於農隙抑此皇父所為豈肯言其非時乎何為動我以遷徙而不先就我謀乃徑徹毀我之牆屋使我田不獲治下者盡為汙池高者盡為草萊乃曰我不戕殘汝下供上役禮則然矣古者興功動衆謀及庶人順民心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商之去○傳曰向邑也○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朱氏曰向今孟州河陽縣是也擇三有

事傳曰三有事國之三卿○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亶侯多藏去聲○傳曰亶信侯維也不憖遺一老憖銀之去○釋文曰俾爾雅云憖强也且也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幽王君臣具曰予聖故皇父亦以聖自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謂爾皇父甚聖矣其作都邑於所封之向邑擇立三卿已非畿內之制又所擇者信維聚歛多藏之人其作向邑既成令公卿大夫盡往送之不彊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

往向邑而居知有私邑不復知有王室皇父所謂孔聖者如此

黽勉從事（黽音泯）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音遨○箋曰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孽音闑○疏曰孽災害也）匪降自天噂沓背憎（噂沓背音撙踏佩○傳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說文曰噂聚也○陳氏曰噂聚談也○蘇氏曰沓重複也）職競由人（傳曰職主也）

七章言已被讒也已自勉以從王事固不敢告勞以言功也無罪無辜而讒口囂囂然衆多是將求免其

過而不可得也下民之災害非自天降噂噂聚談沓沓重複多言以相悅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

悠悠我里箋曰里居也○王氏曰我所居里○今曰悠悠遠也里鄉里也周禮五鄰為里亦孔之痗音昧又音悔傳曰痗病也四方有羨延之去○傳曰羨餘也○今曰此羨訓餘當作余箭反諸本作徐箭反則訓慕誤也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王氏曰徹通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句

八章言已欲去不得也仕不得志則思其鄉里悠悠然道遠而未得歸亦甚病矣已不得去故慕得去而

在外者謂彼四方之人皆有羨餘我獨居此憂愁之地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天命不通無可奈何勉之而已不敢傚我友自逸潔身而去也○觀雨無正昔爾出居知幽王之時大夫有出外避禍者此詩末章與雨無正末章意同皆不得去羨已去者疏曰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

非所以為政也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闕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補傳曰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為何詩也韓詩篇首多二句是詩前二章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為政之意

此詩刺刑罰不中忠言不用遂致人心離散所謂衆多如雨也或以此詩名而疑序且詩名不用詩語者

多矣何獨此詩也

浩浩昊天浩音藁又音鎬昊音鎬○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今曰釋文云浩浩大水貌不駿其德駿音峻○傳曰駿長也降喪饑饉音僅○傳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昊音闇弗慮弗圖舍彼有罪舍音捨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平聲○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也鋪徧也

首章言刑罰不中也人窮則呼天曰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何為不駿長其德乃降喪亂饑饉以斬伐天下也既生之乃斬伐之是其德不長久也天既迅烈威

虐王當恐懼脩省庶可以回天意今乃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而伏辜者姑捨勿論若此無罪者而使之淪率相引而鋪徧皆得罪焉何其無分別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傳曰戾定也正大夫離居箋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莫知我勩音曳○傳曰勩勞也三事大夫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云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朝如字又音潮○錢氏曰朝朝見也夕暮見也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傳曰覆反也

次章言人心離散也周之宗族既滅將有易姓之禍

天下未有安定也周時雖未滅而敗壞之極知其必滅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此作詩之大夫言其長離居去位以避其禍莫知我之從王而勞勩也又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興夜寐以勤王事者邦君諸侯莫肯朝暮省王者人心離散國危如此庶幾曰王今改過用善乃反出而為惡威虐愈甚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辟音闢○傳曰辟法也如彼行邁釋文曰邁遠行也則靡所臻朱氏曰臻至也凡百君子箋曰謂衆在位者各敬爾身胡不

相畏不畏于天

三章言已忠言不用也君子見王不悛呼天而告之曰如何乎昊天我之告王者皆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不信法度之言則必信非法之言如人迷途而遂行倀倀然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衆在位之君子言羣臣當自敬其身勿苟合以長其惡令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不畏人是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傳曰戎兵也饑成不遂傳曰遂安也曾我暬御暬音薛○箋曰

曾但也○傳曰暬御侍御也○今曰曾則也但亦則之意音如字　憯憯日瘁憯憯慘之上瘁音萃○傳曰瘁病也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箋曰訊告也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四章言羣臣無忠告也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言外患之熾也饑困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言内憂之迫也但我暬御小臣憯憯憂之日益瘁病而衆在位之君子莫肯以禍亂將至告王者至於聽人之言則應荅之謂聽人言時事則已酬應之以為信然是

其心非不知亂之將至也但私議於所親厚而不以告王耳人有譖言及已則奉身而退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吹去之維躬是瘁哿以能言哿歌之上

○傳曰哿可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五章斥巧佞也幽王惡直言而好巧言哀哉賢者之不能言謂能直言而不能巧言也惟不能巧言以阿上意故言則忤物非出於舌而但已也將躬受其病矣謂言出而禍隨也可矣小人之能言者巧佞之言

如水之流無所凝滯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積順生愛也

維曰于仕（傳曰于往也）孔棘且殆（箋曰棘急也）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今維曰仕往耳曾不知仕之甚急而且危也正直者謂之不可使將得罪於天子諛佞者謂之可使又見怨於責善之友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

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思音伺○王氏曰鼠思幽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者唯鼠爲甚○傳曰無聲曰泣血○疏曰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云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七章責引去者也時有大夫去朝者其友之留者思而呼之曰爾可遷居于王都也去者不從以王都無室家爲辭留者於是謂我憂思而至於泣血無一言而不見憎疾於人也且爾昔之出居於外誰爲爾作

室乎能作室於外而乃謂王都無室家何哉我之此言爾必憎疾益言切中則人所惡也補傳曰詳味此詩可謂衆多如雨非為政之道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二十

詩緝卷二十一

宋 嚴粲 撰

小旻音閔大夫刺幽王也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亡○蘇氏曰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旻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小旻刺不能聽諫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釋天曰秋曰旻天○王肅曰仁覆閔下曰旻天敷于下土傳曰敷布也謀猶回遹音聿○傳曰回邪也遹僻也何日斯沮音咀○箋曰沮止也○今曰沮有所憚而

止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箋曰覆反也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音窮○傳曰邛病也

首章次章言謀而不能擇也旻天以仁憫為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今謀猶邪僻不反其轍不知更待何時而後畏沮也謂天怒已甚王改過豈可緩乎羣臣之謀非無可從者但王於謀之善者不從謀之不善者反用我視其謀猶亦

甚病矣

潝潝訿訿潝音吸訿音紫○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李氏曰劉向云潝潝相是而背君子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箋曰具俱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底音旨○箋曰底至也

羣小相聚潝潝然相和而苟合訿訿然相詆而苟毀同乎已者以為是異乎已者以為非小人之好惡如此甚可哀矣謀之善者俱背違之謀之不善者俱依就之我視其謀猶則亦何所底至乎至於亂亡而已

我龜既厭去聲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傳曰集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李氏曰左傳楚子伐鄭其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如匪行邁謀釋文曰邁遠行也是用不得于道

三章言謀之非其人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卜之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之不定是以不能有就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如人欲行路必問

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如沈慶之言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疏曰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今曰書相古先民有夏○傳曰程法也匪大猶是經箋曰大猶大道也○傳曰經常也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傳曰潰遂也

四章言謀而不能斷也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古人為程法不以大道為經常維淺近之言是聽受是爭辯

言所見止於目前而無遠圖也如築室於道傍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異見故不得遂有成也朱氏曰古語云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國雖靡止蘇氏曰止定也或聖或否音缶民雖靡膴音呼○疏曰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傳曰艾治也○朱氏曰聖哲謀肅乂即洪範五事之德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箋曰淪率也胥相也

五章言賢愚將同受其禍也國雖無所止定而人有通聖者或有不然者民雖寡少亦或有明哲者或有

善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能理治者豈可厚誣天下為無人哉人主能擇其賢者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賴以濟今乃使小人用事於上則政亂國敗賢愚皆喪亡矣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敗也蘇氏曰雖世亂民僻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雍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

不敢暴虎傳曰徒搏曰暴虎不敢馮河馮音憑○傳曰馮陵也徒涉曰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傳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如履

薄氷

末章言懼禍也虎不可以徒搏河不可以徒涉人特知此一等事耳不知其他更有可畏之事謂國將亡而禍及已也暴虎馮河其禍立至則知畏之亡國之禍稍緩則不知畏也我則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氷之恐陷懼之甚也荀子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押虎也遂引此章蓋斷章取義耳毛祖其師之說以為不敬小人之危殆今考本詩諸

章止言不能聽謀無畏懼小人之意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音婉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刺不能自强而昏於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

宛彼鳴鳩九傳曰宛小貌○曰鳴鳩鶻鵰也即氓詩食葚之鳩郯子所謂鶻鳩氏司事莊子所謂鷽鳩也非斑鳩也鶻音骨又如字鵰音嘲亦作鶻鷽音學○釋鳥曰鶌鳩鶻鵃鶌九勿反○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鵃○杜預曰春來秋去故為司事○釋曰按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非也○

山陰陸氏曰莊子所謂鷽鳩笑之者是也多聲故名鳴鳩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强故也性食桑葚陸璣云一名班鳩似鵓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與此鶻鳩全異璣之言非此鳥喜朝鳴故曰鶻嘲也此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咬搶音鏘枋音坊木名咬音夜

翰飛戾天翰去聲○蘇氏曰翰羽也○傳曰戾至也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陳氏曰先人據幽王以言宣王也

明發不寐疏曰明發從夕至明也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

有懷二人蘇氏曰二人文武也

首章刺不能自强也興也宛然而小之鳴鳩決起而飛搶榆枋不至而控於地者也然亦有羽飛至天之

志事在强勉而已幽王不自奮起曽鳴鳩之不若將日就衰替墜其祖宗之業矣故我心憂傷其如此追念先人宣王能自夕至明憂勤不寐永懷文武之烈惟恐失墜遂致中興此幽王家庭所親見而曽不念之乃令臣下念之乎

人之齊聖令曰謂整齊也○䟽曰聖通也飲酒溫克傳曰克勝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令曰壹專也壹醉專務酣飲也○陳氏曰富益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

次章刺沈湎也人之整肅通達者其飲酒也能以温和自克彼昏昧而不知者專務酣飲日以增益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也以酒喪德君臣沈湎則天命將改矣故戒羣臣以各敬爾威儀恐天命一去不復來也

○齊聖廣淵庶至齊信生而徇齊彼皆言聖人之事此言齊者止謂整肅也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殊不知蕩心敗德縱慾荒政疏君子而狎近俳玩冦讎而忘憂患皆自飲酒啓之禹惡旨酒曰後

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歷觀前史其事可監晉元帝以王導一言而覆杯其能植立江左宜哉

中原有菽 音叔○傳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采菽箋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疏曰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采菽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羮荁音完○今曰箋於生民荏菽及采菽皆云大豆是鄭意以菽即荏菽也

庶民采之螟蛉有子 螟蛉音銘零○傳曰螟蛉桑蟲也○陸氏曰桑上小青蟲也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也

螺蠃負之 螺音果蠃羅之上○曰螺蠃者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記所謂蒲盧也蠮音壹螉音翁○釋蟲曰螺蠃蒲盧○郭璞曰即細腰

蠭○鄭注中庸曰土蠭○山陰陸氏曰即今細腰土蠭○解頤新語曰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説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蠭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蠭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茨青黑之鳩皆名以騅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傳曰負持也 箋曰式用也穀善也

三章刺黜其子也幽王黜太子宜臼宜臼奔申侯此章刺之言中原有菽庶民乃采之而去桑蟲有子螟蠃乃持之而去喻王有太子不能撫愛而申侯乃挾而去之也王若以宜臼為不肖何不教誨之用善道而使之似續於已乎錢氏曰庶民采而去則非我所有矣螟蠃持而去則非我所保矣今王有子乃黜棄之將有挾之而為不善者

題彼脊令題音弟○傅曰題視也○曰脊令雪姑也飛則鳴解見常棣載飛載鳴箋曰載之言則也我日斯邁箋曰邁行也而月斯征箋曰征行也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歐陽氏曰所生謂宣王也○今曰即首章先人也

四章申首章之意也他鳥飛則不常鳴唯脊令且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可以人而自暴自棄乎今日月逝矣王宜愛惜日力夙夜勉勵無辱宣王也脊令飛鳴即鳴鳩戾天之意　宣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以其所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

交交桑扈胡之上濁○歐陽氏曰交交參雜相亂之謂也○曰桑扈有二種此青雀也性之竊脂者也○釋鳥曰桑扈竊脂○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山陰陸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兩魯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背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故以啄粟為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也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蓋君臣素以為質而文之者禮也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又云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則下扈竊玄言淺黑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棘扈竊丹言淺赤桑扈竊脂言淺白固其

理也且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解也鳭音刁鷯音僚虠滹棧二音貓苗茅二音鬿音隤○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

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塡田之上濁○傳曰塡盡也○箋曰窮盡也宜岸宜獄傳曰岸訟也握粟出卜今曰史曰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見古以粟問卜也糈音所自何能穀長樂劉氏曰穀善也

五章述民病也此桑扈性之竊脂者乃食肉之鳥而交交然亂雜以循場而啄粟失其性也可哀哉我此貧窮寡獨之人迫於朝夕之計宜其相與爭訟而入於獄也言宜者謂勢使之然雖在縲紲而非其罪也

又持粟行卜問其勝負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亦可憐矣

溫溫恭人傳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惴惴小心惴追之去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

末章言懼禍也溫溫然恭謹之人無過可指然處今亂世如集于木而恐墜如臨于谷而恐隕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履薄氷而恐陷不敢不懼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音槃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大音泰○朱氏曰幽王娶於申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傅知其無罪而憫之故述大子之情而為之作是詩也

周東遷之禍基於此人倫廢而後夷狄乘之

弁彼鸒斯鸒音豫○傳曰弁樂也鸒雅烏也○釋烏曰鸒斯鵯鶋鵯音匹又音卑○釋曰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山陰陸氏曰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賊夫糧食以衆故也東都賦云鵯鶋秋棲鶻鳩春鳴今衆烏秋分多羣集非時鳥也然至春分輒兩兩而翔不復羣矣里俗謂之分羣○疏曰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

歸飛提提音匙○傳曰提提羣貌

民莫不穀箋曰穀養也

我獨于罹

音離○箋曰罹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負罪引慝也興也幽王放大子宜臼將殺之其傅述大子之情而作此詩鵶鳥不能反哺猶已之不能致養是為不孝自罪之辭也鵶鳥雖不能反哺然出食在野飽則提提然羣飛而歸是其父子相隨為可樂也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不容於父鵶鳥之不若也我何以得罪於天乎我之罪伊何乎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無可奈何而順受之○鳥有三種

廣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爾雅所謂白脰烏也脰音豆項也

踧踧周道踧音敵○傳曰踧踧平易也○朱氏匪風解曰周道適周之道也鞫為茂草鞫音菊○傳曰鞫窮也○李氏曰猶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非是當時已如此特預言之耳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惄音溺○傳曰惄思也○疏曰有如物之擣心也假寐永歎箋曰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疢音趂○箋曰疢猶病也○疏曰疾首頭痛也

次章憂國將亡也周之道路以朝會往來如織故車馬蹂踐踧踧然平易今將鞠為茂草矣國亡則路少行人唯草生之言周之興者以歸往之衆曰串夷載路曰岐有夷之行言周之衰者以行人之稀曰鞠為茂草也我心憂傷其如是惄焉思之如有物之擣心不脫衣冠而假寐終夜永歎身未老而以憂故老也

維桑與梓 音子○解見定之方中 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屬音燭○疏曰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 不離于裏 曰離

麗也解見邶新臺○朱氏曰裹心腹也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疏曰辰十二辰也

三章怨而慕也桑梓謂祖父所植以遺子孫者今人以桑梓為鄉里者謂有祖父所植之木有存焉祖父植木猶不敢不敬況人無有瞻望而非父無有依恃而非母者烏有不敬恭敬如此而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連屬于父母之毛乎謂不得皮膚之氣也豈我不離麗于父母之腹乎謂不處母之胞胎也父母無不愛子之理但恐我命自薄不知天之生我我所遇

值之辰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乎何其不祥也疏曰此大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言逮之其意不怨申后也○李氏曰如韓退之云我生不辰月宿南斗

菀彼柳斯菀音鬱○疏曰菀茂也鳴蜩嘒嘒蜩音條嘒音諱○曰蜩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解見七月○傳曰嘒嘒聲也有漼者淵漼崔之上○傳曰漼深也萑葦淠淠萑葦音完倬淠徐音沸本字音譬○萑葦解見七月○傳曰淠淠衆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曰屆至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四章言如窮人無所歸也菀然而茂者柳也其上則

有嘒聲嘒嘒然漼然而深者淵也其旁則有萑葦生之渒渒然衆言物皆有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流於水中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初猶假寐至此雖假寐猶不遑其憂深矣

鹿斯之奔（疏曰斯辭也）維足伎伎（音岐○傳曰伎伎舒貌）雉之朝雊（溝之去○箋曰雊雉鳴也）尚求其雌譬彼壞木（壞回之上澗字與瘣同○傳曰壞傷病也）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五章憂王孤立也鹿見人則奔宜速矣而伎伎然舒

緌者顧其羣也雉朝作而鳴者求其雌也今王黜后而放子兀然如傷病之木内有蠹病而外無附枝也我心之憂如此而王寧不之知乎冀其感悟也

相彼投兔相去聲○箋曰相視也尚或先之先音線行有死人箋曰行道也尚或墐之墐音覲○疏曰墐埋藏之名君子秉心箋曰秉執也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音尹○傳曰隕墜也

六章述親親之怨也視兔之見迫逐而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行路之死人初非親識

乃或墐埋之使免暴露人皆有不忍之心也幽王乃獨黜后放子何其忍也是以心之憂而涕隕墜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醻音讎○箋曰醻旅醻也○疏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行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君子不惠箋曰惠愛也不舒究之朱氏曰舒緩也伐木掎矣掎音紀○今曰釋文云掎從後牽也析薪扡矣扡音侈○錢氏曰扡以手離之○今曰扡從才者離也廣韻亦作杝俗作扯其析薪之杝從木亦離之義也舍彼有罪舍音捨予之佗矣虛齋趙氏音如字今從之舊音唾○今曰韻佗亦作他他與它同無

别音之佗猶孟子反頠而之他

七章言讒人離間父子也幽王信讒言如賓主飲酒相酬得即飲之喻聞讒即行不違拒之也幽王心不惠愛太子之故不肯舒緩而究察之苟徐察之則知讒人之情矣木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斤斧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絶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為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着聯

屬為一體而讒人橫離絶之也彼離絶人之父子者為有罪王乃捨之不問而反黜逐我令之他所○釋文以掎為從後牽左傳諸戎掎之襄十四年注云掎其足是從後牽也今伐木者斧其前乃以繩索繫其末從後牽而倒之故云伐木掎矣舊説掎為掎其巔不欲妄踣之踣音白又説杝為順其理義亦迂曲而先儒承襲之發上下文讒人離間父子之意不出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音濬○傳曰浚深也　君子無易由言易音異

耳屬于垣屬音燭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梁笱解見邶谷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末章憂讒人不已將為國禍也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閒之也王不可輕易自由以言恐屬耳垣牆者將窺伺意嚮而為讒也我已被讒見逐不可解矣但慮讒人不已將敗我家

事故謂外人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顧念家國之事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容何暇惜後事乎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於讒矣

悠悠昊天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曰父母且沮之平○歐陽氏曰且語助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呼○傳曰憮大也昊天已威箋曰已甚也予慎無

罪昊天泰憮箋曰泰甚也 予慎無辜

首章傷已被讒也人窮則呼天呼父母此大夫被讒乃呼天呼父母而訴之言悠悠然遠大之昊天也及我之父母也其聽我之訴也我無罪辜而使我遭亂如此之大上天降此喪亂亦甚威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無辜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傳曰涵容也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市專反沮音咀○傳曰遄疾也沮止也 君子

如祉音恥○傳曰祉福也 亂庶遄已
○朱氏曰猶喜也

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懐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讒言無實僭而不信小人為讒以漸而入初為不根之言以嘗試君之喜怒此不信之端所謂僭始也幽王既涵容之則讒人將無所憚日月既久浸潤益深禍亂愈生是君子信讒之過也凡聞人之言當别白其是非所言者非王若怒而責之則小人不敢為讒亂

庶幾速止矣所言者是王若祉而福之則君子得行其言亂庶幾速已矣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李氏曰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孔子此言最盡小人之情狀夫以水之浸潤漸於壞物皮膚之受塵漸於垢汙小人之讒亦其以漸人君苟不察則小人得以逞其志漢元帝優游不斷是以恭顯之徒周堪蕭望之劉更生張猛四人重相辯論其始也元帝不之察其終也蕭望之等皆為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僭始既涵之所致也司馬溫公嘗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言無所臧否為患大矣

君子屢盟箋曰屢數也亂是用長音掌○今曰長加益也君子信盜亂

是用暴今曰暴𩣡進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傳曰餤進也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卭音窮○箋曰卭病也

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周官有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今幽王信讒君臣相疑屢為盟誓此亂之所以加長也盜以名小人小人讒言不可信而幽王信之此亂之所以𩣡進也小人之言先務諛說其君甘言卑辭以入之使人君如嗜甘物而不厭此亂之所以日益進也為人臣止於敬此讒人

非止於敬徒為王之卬病耳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盖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禮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奕奕寢廟奕音亦○傳曰奕奕大貌○錢氏曰宮室後曰寢前曰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秩音帙○李氏曰秩秩序也○箋曰猷道也聖人莫之王氏曰莫定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忖村之上度音鐸○錢氏曰忖黙度也躍躍毚兔躍音湯毚音讒○疏曰躍疾也○傳曰毚兔狡兔也遇犬獲之

四章言巳知讒人之情也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唯君子能作之秩秩然有序之大道唯聖人能定之此非

我所能也至於忖度他人之心則我能之爾讒人見讒自謂深密我不得而知不知我能忖度爾心而知之爾讒人如兎之狡躍躍然疾跳謂人無如之何然遇犬則獲之言讒人雖狡險得志又更有狡險者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兎犬皆喻小人也忖度讒人之心如下篇何人斯皆忖度之辭也

荏染柔木荏音稔染音冉○傳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梧桐梓漆也　君子樹之往來

行言心焉數之焉本義音煙本注如字數上聲○錢氏曰數猶記也蛇蛇碩言蛇音移○歐陽氏曰蛇蛇舒遲安閑之貌○箋曰碩大也出自口矣今曰與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意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五章戒王愛䕶善類勿信讒言也荏染然之柔木良材也君子當封殖之俾無牛羊斧斤之患往來道塗之言誣謗善人何可介意乎若數記此道塗之言則小人得駕飛語以中傷君子矣盖小人蛇蛇然舒遲安閑敢為大言而無忌憚惟其口之所出非由中之

言無真實也其言之巧如笙簧之可聽然皆不根之談以誣善人而不知恥其顔厚矣人有愧於心必形於色中心達於面目也今小人面皮厚故無愧恥之色

彼何人斯箋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居河之麋音眉○傳曰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左氏吾賜汝孟諸之麋無拳無勇傳曰拳力也職為亂階箋曰職主也既微且尰傭之上濁○傳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骭音限脚脛也瘍音羊瘡也○箋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箋曰猶謀也將大也爾居徒幾何

末章指讒人而惡之言彼何等人居河濱水草之交其居室陋既無拳力又無勁勇其人至弱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此人自謂勇而有謀既患脛瘡有微之疾又患腫足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汝為謀大多矣汝所聚居之徒衆亦幾何人無能為也讒者多摘人之短而矜已之長此人實無所長王惑而信其言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箋曰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疏曰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冦則蘇國在温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箋曰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梁橋也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暴公與其侣同見王而譖蘇公蘇公作詩首章未及譖事姑為優柔之辭以疑之言彼是何人乎薄之之辭也彼人之心艱險而難知何以言之我所居有魚

梁彼人逝我魚梁而不過我是其心艱險而可疑矣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首章但言二人相從同見王而不見我其情可疑矣○鄭氏以首章彼何人斯為指暴公之侣歐陽氏以首章彼何人斯為指暴公然下章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猶未有所指則首章不應便指其人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唁音彥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今曰不以我為可言不悅我也漢劉向傳上問楊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

耶斷牛斤反怨疾之意光禄勲謂周堪

次章方言已被譖也言二人同見王而不見我我固疑其艱險今我果被譖不知此二人之中誰實譖我乎猶未敢指定一人也然我與暴公為友我已得譴暴公當弔唁我何為亦逝我魚梁過我門而入不弔我乎暴公初焉與我厚不如今之薄也其不以我為可乎是可不能無疑於暴公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傳曰陳堂塗也○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觧見陳防有鵲巢我

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於人不畏于天

三章四章始責暴公彼何人斯皆薄之之辭也何故近我堂塗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身乎是汝譖我其心有愧不欲見我也汝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乎責之之辭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飄如字從韻書本注音飄○錢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今曰釋天云迴風為飄郭璞注云旋風也毛於匪風詩引迴風為飄又云飄風非有道之風旋風迴旋無定故不自北不

自南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祇攪音支狡○箋曰

祇適也傳曰攪亂也

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喻讒者之反覆不測也何為逝我魚梁不入我門適攪亂我心使我疑汝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亟音棘○箋曰亟疾也遑脂爾車解見泉水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曰盱病也

五章六章反覆委曲以情責之也汝之不來見我謂無暇耳我謂爾行之緩乎亦不見爾舍息固不可謂

有暇也我謂爾行之急乎又閒暇而脂其車不可謂無暇也依違言之謂未必全無暇也汝不遑舍則多出汝脂車則又將出因其出而一來見我又何害乎今屢出而不來見我是可疑矣

爾還而入還音旋我心易也易音異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祇音祁○箋曰祇安也

爾方往見王之時固未暇見我既見王而還若入見我則我心平易無疑矣爾還而不入見我則謂不譖

我為難知也見王而還之時既不見我他時一來我心亦安然竟不一來安能使我無疑乎反覆委曲以責之故舊之情也

伯氏吹壎音暄仲氏吹篪音池○箋曰伯仲喻兄弟也○傳曰土曰壎竹曰篪○疏曰春官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云音大如叫呼也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

蘇成公善箎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及爾如貫箋曰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蘇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諒不我知朱氏曰諒誠也出此三物傳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疏曰隱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豭即豕也司盟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盟大而詛小皆殺牲插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襄十一年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豭音加俗作豭行音航父音甫以詛爾斯詛側助反

六章乃直以義責之也我始與汝義同兄弟兄吹壎

而弟吹篪言唱和以相應也勢相次比如物在繩索之貫言聯事合治也汝豈誠不我知而譖我汝若不譖我則出犬豕雞三物以盟詛要之於神可也蘇公之義直矣

為鬼為蜮 蜮域二音○傳曰蜮短狐也○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則不可得有靦面目 靦音腆○傳曰靦姡也姡音活○疏曰孫炎云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李

氏曰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非也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疏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意

末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言鬼無形而禍人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汝若是鬼是蜮則我不得而見汝汝亦人耳靦然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汝之譖我何顏見我乎我與汝同僚有夙昔之好而汝反覆傾側如此故我作此歌以究極汝反側之情狀也暴公無所逃責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蘇氏曰巷伯即寺人是也

○曹氏曰周官寺人王之正内五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内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内奄人也巷永巷也内人之所居伯長也其官為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

萋兮斐兮萋音妻斐音匪○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曹氏曰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

成是貝錦傳曰貝錦錦文也○箋曰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蚳音遲○疏曰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李巡云餘蚳貝甲黄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白為質黄為文彩陸璣云貝水蟲也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大音泰

首章言讒人織成已罪也錦文如貝由萋兮斐兮錯雜衆采織而成之也甚之者言爲禍痛深疾之之辭

哆兮侈兮哆昌者反○說文曰哆張口也○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成是南箕傳曰南箕箕星也○箋曰箕星踵狹而舌廣○疏曰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曰南箕即箕星也○南箕解見大東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箋曰適往也

次章言所讒無實也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箕星以哆然侈然其口張大而成其名耳錦之萋斐由人所織故以喻人織成已之罪箕星

以其狀哆侈本非箕而得箕之名故以喻已之無事實而虛成其罪若曰錦織已成則實已為錦如已為有罪之人無可復言矣若箕星名為箕而實非箕不難辯也彼譖人者誰往就汝謀乎何為以虛名無實之事加於我乎○舊說以錦箕作一體說錦無本質而為人所織箕是本狀哆侈非人為之取義不同也

緝緝翩翩音篇○傳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說文曰緝緝績也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三章四章述讒人情狀而戒之也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爾讒人當謹慎其言無專飾虛為實虛言無實有時而敗露聽者將謂爾不足信矣

捷捷幡幡音翻○錢氏曰捷捷利口貌○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女音汝

捷捷然儇利幡幡然反覆相與謀為讒譖上之人好聽讒豈不信受汝之言乎然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

其禍將還及汝矣

驕人好好　今曰好好甚言其好也　勞人草草　曹氏曰草草茍活而言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五章訴之於天也譖人者得意而驕好而又好也被譖者失所而勞草草忽遽也無可奈何而訴之於天曰天其監彼驕人之大甚而矜閔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朱氏曰甚嫉之故重言之也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說文曰豺狼屬狗聲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傳曰北方寒涼而不毛　有北不

末章警大臣言讒將及之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王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已而已也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已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詩緝卷二十一